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九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吴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爲童子時則知有吴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悦而忘其歸也葢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

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屨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蠭起群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

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

貴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裒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内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葢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

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蓋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此爲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

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眞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爲別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

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横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

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顰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賛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寛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

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

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盍釋已之憂而爲

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矚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為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修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閈也予於是釋已之憂而為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

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西川子既朿装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歳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

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跡屬不論也斯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畱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每論及試事輙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橐中予頗怪訝其言既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所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巳而已人不知巳不足以行志

已不知人不足以及物狥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已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已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爲二事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涖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

之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澒洄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寛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誶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寛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葢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

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界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强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烟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有

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相與飭勵翕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剔伏匿深爲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賚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

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奬誘深荷知巳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巳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顧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

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然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蠲逺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令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

果者必有以栽培灌漑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牧之以牛羊益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宫之費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

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傒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

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葢漢儒謂之講經而

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説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説閡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濵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

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悉此非

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眞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鉤校日以容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難宋侯之爲崑山也寬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餘稅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

侯以徵書北上當爲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葢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獘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嗀矣

富人哀此煢獨俟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旹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叙 代

吴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内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環以大

海滙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邕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纖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天朝四方之實奉符乘軺絡繹于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是清風徐來騑驂初發州縣

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某同覽閭闔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嫓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問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宴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抗

敝疆場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殣彫瘵之餘寛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寛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閒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

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畱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爲本葢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

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巳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爲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巳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爲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

半地大物阜號爲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挐攫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樵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婾得暫息然海防未撤警報不止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外

冠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貨寶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溫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於崑山百姓以為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

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乆者也侯爲人清廉不擾眞有
郤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屈
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
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
之滸以爲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
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歴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

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宫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勲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宫百官皆遷於北然皇祖宫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

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閒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況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蒞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

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
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
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
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國
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
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輙
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爲樂土一
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

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令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爲使者所劾落職爲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爲賊衝其全爲獨

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爲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閒自若武夫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爲心海上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輒衂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

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為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迫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遁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

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爲間乃侯之所擒而
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剌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
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蒙等來
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
登臨爲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
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
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爲之自疏者葢以爲吾東
南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

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爲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弁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

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爲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寛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内承平日久一旦小醜内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爲會稽

都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儌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絶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有光無所用於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

令返駕於吳葢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㑹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爲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爲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賛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爲序

云爾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葢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蹐蹐焉常若無所

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爲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頽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塞强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葢孔子之門論爲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

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究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爲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爲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爲之别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眞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

栗侯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葢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還而萬世之業定

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葢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葢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

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處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歷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歷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北邊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

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寛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

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䘏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内不知修巳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

也子嗚於書益歴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嗚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王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

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鶴古之書然且
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
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縣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
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
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
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

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益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

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容議浙東儒者皆在葢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絶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邉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

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舒穆嚕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爲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爲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爲爲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間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

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爲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内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直諒遠通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

爲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爲雲中太守龔舍爲泰山祝良爲九眞而張喬爲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明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爲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既高姑藉此以爲召入内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令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

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隔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妍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㫖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余日以望於公焉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没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益於

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葢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絶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隂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頼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偘褚仲都周之熊安生

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絶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専爲一科者也茍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

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敎之者猶未具也夫茍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郴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熈洽宇内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

命焉令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説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説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

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與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

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令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震川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九十二 集部

震川集卷十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聚會尤數亦時以德業相考而知其志意之所

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余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惟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隷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葢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從事京兆渡江

以為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煩

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為建康要

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為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

劇顧屈就於此葢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

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

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懇治歟彫瘵之

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

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

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效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頋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令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祗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也龍陽丁君得嘉興

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隷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令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又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

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箠流離匍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令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

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害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甞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

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歷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益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為矣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俯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益古所謂驍悍不

可制者其平時未甞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冀衛神京為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憊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

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賢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令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材為人聰明仁恕釺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凡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

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别無以為與時贈者惟推府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邺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邺為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惟有靜之一言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

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邛郲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

内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汝長
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
故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
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㝩與
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
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

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

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

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户自此而始

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閒而根本節

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没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

方主張之自九臨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國家

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與有與感而近世

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

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内鼎立迭不相下餘姚之説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聦明絶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勦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髙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髙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獘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

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皐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

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從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故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辯香為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鴈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為都水試吏與敬甫同侍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内署而余官内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凉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尒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羡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閒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

下而遠從役意以為官者妨於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長京師北地風土尚能識之汝即官南方吾雖老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令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持憲入閩嘗為女兄道粤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曼倩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

子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亡所出即怒為之不食故雋京兆為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夫人以孝道率先閩人而其治獄内奉慈訓必能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於百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餞崇文門别而為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

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余凡序之為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余又辱與予忠善因不敢辭葢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嵬瑣悉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煊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

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頼於此故學道而能變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為灘為漩為瀾為波為潜為滸為沱為洄為沙為瀆為汧為汜為淪為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栗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温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彊弗友之剛克為燮友之柔克為沉潜之剛克為髙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揚

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令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髙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

廢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
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
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
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
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夷竊
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歷多警惟江
右晏然以是為于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
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

深山講明聖賢之學予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卒置之蠻徼

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令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緩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肥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肥茁不問也

牢芻水草縱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
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
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
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
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
而于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
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于達之行有望
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

送毛君文髙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葢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戸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戸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為天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賢兩梁冠其選即

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令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効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余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晼城毛君文高令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

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觀爲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爲新此觀願天予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令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吴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吴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為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於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况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

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宮蘌古光祿勲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髙皇帝以兵定天下歛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於是欲求

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於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於習彼以其一旦憤懣之氣而狃之以為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嘩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嘩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營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於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

萌釀成至於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横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揚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葢天下善者能制其機贏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决侥於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於已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

蠹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余以爲此得君之粗者今兹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葢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

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益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之於益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茍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茍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茍冐以

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輿叔以進士為
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
門下輿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
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輿叔宜
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
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
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輿叔
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輿叔可謂得

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吴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髙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旣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益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闗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

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賛與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

宫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於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嵩庠屬於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於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材之地於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虚静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於諸子百氏之説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

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余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同登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於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於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郍郍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於先生之去也惘惘乎其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

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於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余久困於試而特為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於尋常兹不敢具述者益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

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

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輙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

體具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鋭之時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羡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

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髙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滁沛間水潦方盛流冗满道私心惻然以為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於此而子雲為人寛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損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别去依依有情余以是

識子雲之賢益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莢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令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卞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求哉今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擇守令庶幾有反朴

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憲孝之際禁網疏濶吏治烝烝不格姦益國家太平之業比隆於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於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為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今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今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所縱貸益昔之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為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

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為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於其行而勉之且以為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葢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為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黄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吳中靡麗之習要歸於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為先生之所

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遊而其從子嗣孫於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數相從試於南宫又數屈於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於世嗣孫號為其家才子弟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州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即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湖澳嗣孫為令於此不離鄉郡蒞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汎舟三萬六千頃之中曲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

舞進觴以為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閒其所之要以貴於能適其意意苟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采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鬱鬱以居何異羈騏驥而檻鳳凰也其能有所為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既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於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蓋少又余之所感而歎者也

贈俞宜黄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黄卓魯無以過夫龔黄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黄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余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黄獨其志汲汲於

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
恕為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黄在山中數燬於兵
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
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令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
為之無不辦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令之吏吾於宜
黄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
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
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

矣宜黄之仕者葢少而令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媢嫉傾排者多以故毁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黄之吏治獨吾於今世云戊

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恒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內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於鰥寡無葢況於其人近在於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於吏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

矣其俛冐而莫為之覺遭誣而莫為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凖人固其重者至於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髙第選為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禄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為署丞以逼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目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孽之以考察當調王君於是家居久之

以今年赴部冢宰知王君之寛業已在調例乃除為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於州倅品秩為降然衣冡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於外省為清階爲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君家世科目顯貴為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為太官三月以過謫此人所以為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余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歎今世

一命而能自達於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縉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為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鄉之士自九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叙會不以秩之高庳相别異葢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為京朝

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高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太學生調北城徼循之寄諸公皆往為賀又徵余文為送之赴任而親友陸小樓亟來請因為序之君少有美姿為膠庠之秀陞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同舍皆器之為人温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為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為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孳孳而求之重祿高位以待之葢為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齗齗稱其職常不得同乎已者而值其異乎已者以此天下之真賢與才未有不罹讒構者也其大者為輔相卿佐近者為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為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求稱其職也混混

而已世必爭譽之其爵愈高其祿愈重安行乎順利之
途而莫或尼之此自古有志之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
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委隨徇俗終其身安享祿
位者比比也若豊吴侯舉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為祠部
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
厲震踔炳朗宣耀威愛行於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
又行於一郡如是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
於朝也雖然今天下治平庶政頗號嚴切惟獨銓部之

謫調猶持大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為外州多在嶺海絶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量移者皆謂為曠蕩之恩今侯為州郡一嵗中三遷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寛大愛惜天下之才賢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吴侯之升也侯為吴興右族再世登朝

籍父兄皆為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吳不久而吳人咸懷之余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君嘗為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也故邀余為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古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余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不得遂其

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葢精神血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思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為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自留而不以為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為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張先生為通政司參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生例未得自陳即上書引去悠

然自放於吳越山水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辭間之文多息老之辭竊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為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於大夫之家蓋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為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

侯無有如顔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為佐可以王天下葢皆嘗試於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兒寬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弘寬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即其仁信篤誠感物行化真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為温之瑞安自士大夫至於閭

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於民者有八事之謠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温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邪侯之召也入為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為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為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於小不能其大者黄霸之治頴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既親見而得之矣某為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

縣候館饔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虚已下士不間於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北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餼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宫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為言侯云前二日已為代輸報監司而學官益未知也晉史稱麻思還冀州請於王猛猛曰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纎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為霸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

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因書此以贈其行葢自以為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

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鄭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為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追廉甫之没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黄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釆藩省之富與夫黄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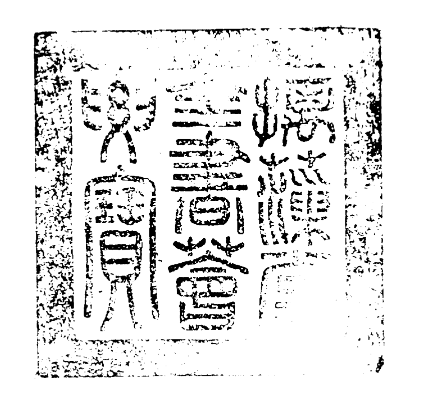
積旦夕游焉且以温良敦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於天下其大者樹勲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適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補

送行之闕云

震川集卷十

謹案卷九第二十六頁後六行庫庫特穆爾舊作

擴廓帖木爾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王思恭

謄録監生臣劉賛化